

【英】珍妮·克莱格 (Jenny Clegg)**联系方式：**

地址：

电话：

传真：

手机：

电子邮件: jclegg4@uclan.ac.uk

个人主页：

邮政编码：

珍妮·克莱格博士是中兰开夏郡大学国际研究院的高级讲师，还是课题组带头人。她的研究的兴趣主要是在中国的发展，她的新作《中国全球化策略：向多极化》由普卢托出版社在2009年出版。

她教授本科生亚太地区发展、亚太国际关系和中国及全球化的有关课题。此外，她还在博士后层次有全球化的教学班。

她拥有曼彻斯特大学的博士学会。她主要研究中国1949年以前的农业关系和土地改革，分析中国革命中农民运动和国家主义者运动的关系。

在过去的几年里，她承担了有关于中国乡镇企业的管理和所有者等的多个研究课题，发表了多篇论文。她的兴趣还包括亚洲区域化，全球经济失衡以及它们在国际经济金融危机和后帝国主义时代中发挥的作用。她在英国和平运动中也很活跃。

帝国主义在二战结束后的逐渐衰落

【英】珍妮·克莱格

内容提要：近年来，随着西方跨国公司，银行和军事力量的迅速发展，特别是美国的技术优势，帝国主义似乎进入了新的发展期。但是，本文力图从对立面来看待此问题：即西方政治影响和其对世界市场垄断的逐渐减弱。文本可分为二个部分。第一部分回顾了近来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帝国主义的争论，指出更关注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竞争和低估世界前进力量的潜力。第二部分概括帝国主义在冷战时期逐渐衰落的四个阶段，集中关注帝国主义和之前受压迫国家之间关系的变化。总结部分，笔者提出若干关于当今世界格局变迁的问题。

前言

近年来，马克思主义者都十分热衷于讨论帝国主义的问题。全球化公司大规模扩张，以及通过渗透到新的劳动力来源的办法来进一步剥削，金融国际化的空前发展以及美国借着“人权干涉”的外衣所进行的侵略，帝国主义似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如以往般活跃。

由于关注帝国主义力量之间的关系和角色，这些辩论大体上没有能够压制住第三世界革命的潜力，也没有能够认识到发展中国家，不单是中国，崛起的重要意义。二战后的帝国主义史大体可以被看作是连续性的混乱，战争和压迫，重建19世纪主导和压迫的形式。

对列宁来说，压迫者和受压迫民族的矛盾是世界形势格局变化的主要决定因素。显然这种矛盾在旧殖民秩序的瓦解后发生了改变。这篇文章的论点是，虽然帝国主义已经在经济、军事和技术能力上有了长足的发展，后二战时期在政治上控制世界的能力显而易见是削弱了。

本文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指出西方关于帝国主义在后冷战时期的争论，主要汲取英国马克思主义作品。第二部分指出二战后帝国主义日益削弱的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都有明显的转折点。

第一部分

关于后冷战时期帝国主义的性质，西方的反帝国主义理论各不相同。美国的扩张和之后苏联的解体到底是为了资本主义的完整性或简单只是一种霸权的利益，并以此来保住自己在此系统中的主导地位？美国挑起的伊拉克战争到底是出于谁的利益，“大西洋的破裂”的性质又到底是什么？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安德森轻视这种观点：欧洲将成为美国的平衡力，他事实上看到双方在战略和原则上的不同。他们暂时的合作关系可能最终被重新定位，即欧盟会再次成为美国帝国主义推进力的目标。

美国和其帝国主义同僚间的争端通常是由于美国压倒性的军事实力而暂时平息的。安德森的观点认为美国是一个超级的帝国主义力量。它不但利用自己超经济的压力来压榨世界的各个角落，更是担任了双面的角色——总体来说为资本主义世界服务，同时也确立了自己的主导地位。全球化看起来成了帝国主义的新阶段，完成了更高层次的独裁，以至于欧洲和日本的利益与美国这个超级大国加速联合在了一起，并在G8和WTO中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联合体。安德森把美国霸权比喻成“资本的联合”。当美国承担起为垄断资本主义系统协调的角色之时，事实上美国霸权正在替代考茨基的超资本主义联邦。安德森认为，意识形态的作用对美国领导其联合体来创造一个建立于道德的相互理解以及经济观，即“一个自由的市场和自由的选举权”之上的国际社区是十分重要的。

从另一方面看，根据REES，HARMAN和CALLINICOS的观点，尽管WTO和G8已经形成，现代帝国主义世界秩序已然从统一转变为竞争了。对他们来说，美国的超级帝国主义造成了对美国的过高估计，展示了一个统一的关于帝国主义的观点——考茨基主义的错误。随着美国的衰落，欧洲和日本的崛起，进而俄罗斯和中国的发展，这一切把我们带入一个新的，越发不确定的，多元化的帝国主义秩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直接冲突由于其经济的相互交融而暂时搁置。它们试图在世界上工业比较落后的地区解决它们的分歧。

Gowan的观点与以上两种都不相同。他认为欧洲是美国霸权最有可能的新挑战。安德森强调意识形态和政治观在美国霸权中的作用，并且认为其力量的双重性是恰当的。它既满足了自己的需要，也符合资本主义总体的要求。Gowan认为美国一味追求自己的经济霸权会损害其盟友的利益。这恰恰会引起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间更为复杂的关系，既矛盾又统一，既有合作关系，又存在竞争。

对Gowan来说，全球化是美国一个自私的项目，而非为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服务——是美国经济主导和美元全球领先的一种新形式。DWSR专注于在全世界范围内扩展美国财政。其方法是通过国际财经市场的自由化和IMF以及世界银行的执行。

Gowan写道，美元领先让美国能够单方面操纵美元汇率，因而它能够操作巨额现金帐户赤字，而不用像其他国家一样面对约束和限制。为了暴露美国在新自由主义方法中的偏向，他提到：

多国的努力消除了贸易壁垒，如果领导的国家能够随意操控汇率，要求其他国家遵守支付规范，而自己不受其制约，那么这是没有意义的。而当这个领导国家又是世界主要国际货币的发行者的时候，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就面临着一个帝国主义的经济框架了。

所以世界上的其他所有国家都面对这个规则，那就是，赤字国家必须自己内部调节，而美国提供自己相反的条件：它能够通过汇率的调节来让其他国家为它的赤字付账。

Gowan认为，DWSR的主要威胁来自欧元，因此美国攻打伊拉克可以被认为是对欧洲的冲击。美国想以此来打击欧洲的区域性项目。但是他又提到，西欧是不够强大的，不足以推动凯恩斯的新政-社会民主形式的解决方案，他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主要问题。也就是南北的差异。

这些辩论所缺少的是对世界前进力量对垄断资本主义的主导和帝国主义决定世界事务能力的影响的考虑，特别是一个更加独立的第三世界的形成。

第二部分：战后帝国主义衰落的主要步骤

第一步是从二战的法西斯时期到**1945**年联合国的成立

二战通常被认为是帝国主义内部竞争的结果：崛起的德国和日本挑战大英帝国，法国和美国。但是这样理解这场战争，其实是对它的误读。力量竞争早在一战时就已经达到顶点。二战主要是为了结束轴心国的侵略，一旦开始，它就成为了反对法西斯的战争。

英国，美国，苏联和中国的结盟是反法西斯这个共同利益促成的，这是人民的战争。作为反帝国主义侵略的法西斯形式，二战是为了建立一个和平的世界。

联合国成立于**1945**年，它是建立在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互相尊重主权完整的基础上的。这为国家间能够平等，自由，不受他国干涉的和平相处奠定了基础。这是帝国主义衰落过程中的第一个转折点。反法西斯的胜利，不仅只是“帝国主义休战”，更引发了新一拨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最终引发了殖民秩序的瓦解。

第二阶段开始于，从一方面说，始于帝国主义力量在美国的领导下重新巩固，以及冷战把世界分为两个竞争的霸权集团。同时，也是殖民秩序的瓦解和一个更独立的第三世界的形成。这个阶段的结束是美国帝国主义在越南战争中的战败，以及联合国认识到建立新的世界经济秩序的重要性。

西方对此的普遍看法是，后二战时期主要特点是冷战竞争。实际上，它的主要特点应该是民族解放运动，它把二战带入了一个互不干涉内政，更加和平的世界，它也开始挑战帝国主义对世界领地的瓜分。

旧的殖民秩序的瓦解，以及独立第三世界的形成，包括不单是中国的一系列的民族革命，标志着帝国主义衰落过程中的第二个转折点。

然而，虽然联合国正式建立了一个平等主权国家的秩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力量足够帮助它们控制世界上的大部分人。通过殖民主义建立的不公正的世界劳动力划分为帝国主义的复苏提供了结构基础。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现在试图保持和扩张这种不公正。西方开始通过美国建立于经济秩序基础上的规则控制世界经济。帝国主义现在开始通过新殖民主义的新形式：布雷顿森林体系来剥削其他民族。

以美国意识形态为框架，美国全球军事力量为支撑，美元的优势为基础，该系统以及其国际财政和经济体系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复苏提供了框架。在旧的英国建立的秩序瓦解之后，霸权力量又到了美国的手中。

新殖民主义从很多层面上说都是帝国主义转变策略而已。在赋予独立的外衣下，继

续用“其他众多的方式来完成之前赤裸裸的殖民主义能够达到的目的”。通过贸易，资助，利润回收和技术支持等方式，在世界经济中继续其杠杆角色。这个强大的国家还使用外交压力和军事干涉来影响新生国家的内政，逐渐破坏它们的独立和国家主权，由此，它就能继续剥削它们的人民。

但是新殖民主义和“旧殖民主义”还是有所区别的。它依赖于超级大国来植入一个世界性的意识形态，也就是“软实力”来控制国家的主权，培养合作的力量和合法的干涉。

冷战有效地使联合国边缘化了。它被美国利用来定义南北关系，也就是一场反对共产主义的战斗，并以此来扩张它的影响，特别是在新兴的第三世界。事实上，两个超级大国在冷战中多次通过扶植地区冲突中的反对方来干涉彼此的世界影响力，以及军事同盟的网络。但是美国显然在这方面占了上风。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新协作是以布雷顿森林系统为表现的。关于它的性质的政变在西方由来已久。它代表了一个新的卡茨基形式的超帝国主义经济调和？它超越竞争来维护资本主义原始的积累和确保世界资本垄断来控制世界市场？或者它只是西方力量集团“压制的竞争”，一次由于苏联挑战而激发的“帝国主义休战”？

事实上，促使旧帝国主义力量从竞争到团结到美国霸权项目背后的原因，是激进的民族解放运动浪潮。由于不能压制其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欧洲力量试图利用美国更强大的力量来为它们组织和重建新的秩序。如果需要，它们会通过使用军事干涉来取得主导地位，从而确保新殖民“全球帝国”的存在。

许多发展中国家继续遭受着军事干涉，不安定，突然袭击，以及美国策动的独裁政治。但是受压迫人民直接的反抗已经不再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主要形式了。由于帝国主义由旧的直接的形式转变为新的通过不公平秩序为基础的世界经济秩序来间接剥削的形式，这种形式成为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斗争的新战场。

第三世界国家的新生和独立是新殖民主义经济秩序，以及冷战影响的共同结果。第三世界的集体主义并没有完全被抑制。1954年的万隆会议，1964年的不结盟运动和UNCTAD，以及G77见证了第三世界逐渐成为一支反对新殖民压力的世界政治力量，它们试图团结起来，共同要求这种世界经济领域不公正秩序的改革。

在70年代早期，美国面临重大危机，如越战战败，它不得不面对国内日益增长的反战情绪。这场战争巨大的费用打破了以美元为基础的布雷顿森林体系。随着美国无法保证世界经济的稳定，不情愿地支持越战的欧洲和日本开始对它们的领导者失去了信心。在战后重建以后，老的帝国主义国家开始赶上美国的发展步伐。它们越来越不愿意接受美国的领导，并且它们要求自己能在世界事务中有自己的发言权。美国领导的帝国主义集团开始削弱。

联合国也开始越来越有自信，而且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进来。1974年的“第三世界的反抗”使得联合国通过了新的世界经济秩序（NIEO），这是为未来世界经济发展所作的议程。

这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分水岭。由此，一个能够影响世界秩序及其政治和经济多元化的第三世界形成了。这瓦解了超级大国的主导地位。NIEO对世界资本垄断的主

导提出了挑战：现在反对垄断力量可以被理解为是对世界经济秩序规则的挑战，并以此来避免帝国主义获得额外的经济优势和暴利。

随着第三世界国家团结为一个统一的力量，世界格局开始由单一的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对立，转变为更复杂的帝国主义和世界前进力量的相互作用。

第三阶段开始于美国领导的以新的自由的全球化为形式的西方帝国主义浪潮。这个阶段，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核竞赛逐渐结束。由于来自于国际和平运动和西方帝国主义国家间分歧，霸权主导逐渐减少。这个阶段结束于**20世纪80时代**，邓小平提出的军事控制轮，结束了战争的必然性。

新一轮的苏联扩张浪潮给了美国把西方帝国主义力量重新组合到冷战之下的机会。这把世界重新分割成对立的霸权集团，西方力量纷纷向美国求助，并推其为领导。但是这次，两个超级大国之间采用了竞争核力量的方式，这给世界带来了新的威胁。

这个新的美国霸权趋势是以一个新的全球经济和财政自由的项目为基础的。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西方资本主义力量试图寻找新的重建全球经济秩序的方法来保证它们利用货币来成为经济主导。由于IMF通过货币贬值的方法来压低原材料的价格，发达国家同意与日本和德国货币合作来重新对美元定价，这让美国经济重新回到了世界领先，有竞争力的地位。

这些调节和美国的高额利率使得资本从欧洲，日本和发展中国家流入美国，这支持了美国巨大的军费开支。美元的首要地位保住了，但是美国必须要接受欧洲和日本通过G7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上有了比以往更大的作用。

同时，由于小的发展中国家承受着这些全球经济调节的重压，这些调节是美国为了平衡自己的预算而提出的。第三世界团结起来，奋起反抗，号召一个NIEO。随着出口导向的工业化使发展中国家间不断竞争，和最不发达的和新的工业化国家在东亚的扩张，发展中世界的隔离更加明显了。

由于超级大国的核武力使得西方资本主义力量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这个阶段主要的反霸权力量是来自国际和平运动。

对美国来说，苏联是其霸权策略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它主要的目标是要使苏联经历一个痛苦的关于威胁，消解的过程。而对西欧力量来说，这种军力意味着他们面临着欧洲土地上的“范围内的核战争”。除了他们对美国军力的依仗，他们也开始扩大自己与苏联的政治和经济的交往，由此来把冷战对立转变为对话和缓和。

由于缺乏军事力量来扩大其在世界的利益，这些老的帝国主义力量仍然寄希望于美国来保持和促进西方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来保持与苏联的军事平衡，来为资本主义“掌管世界”。但是世界被分割成两个霸权集团驱动了第三世界的团结合作，这也限制了它们自己在影响和重塑世界秩序上的能力。

缓和的压力，西方公众越来越反对核武器，以及沉重的经济支出最终把里根逼上了军事控制的谈判桌。戈尔巴乔夫-里根核武力控制峰会的成功意味着“战争不再是必然”。

这标志着帝国主义衰落的第二个主要转折点。它限制了超级大国主导世界事务的能力。同时，在美国的越南效应和苏联在阿富汗迟迟不能获胜更为消除军国主义开辟了道

路,减轻了冷战的紧张和减少了霸权主义控制。

第四阶段开始于苏联解体,这为美国帝国主义和新的自由的全球化开辟了一个新的篇章。在这段时间内,美国单方面对伊拉克进行预防性打击,这将我们带入到现在这个时代,G20挑战西方垄断对发展中世界剩余价值的剥削。

新的自由的全球化趋势给了美国缓解巨额军费,并且逐渐恢复的时机,苏联的解体使美国成为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

美国通过一种通用的自由市场经济和政治自由民主制来对苏联和东欧产生影响。

20世纪90年代是一个空前的时期,不但在科技进步上,更在企业合并和接收的加速上,一个全球性商业革命使得跨国企业的规模和力量不断增大.这些发展扩大了全球范围内的社会化大生产,这导致了生产基地之间的矛盾和私有资本的集中化。垄断和资本过剩的增长,以及技术差异的扩大导致了风险,投机和无政府的生产.这驱使了地方主义风潮,为大的商业机构,特别是在发展中地区,提供了更大的基础,成为了防止国际市场中奇特行为的工具。资本的全球化和新的全球性劳动力分工,即手工业向发展中地区迁移,创造了资本积累的新中心。但全球生产过程的最底层并没有增加价值。

这次新的帝国主义浪潮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美国的“人权干涉”,也就是一种新的所谓的文化层次上的个人自由,和其选择自由市场的权利--“软帝国主义”。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美国军事力量进入太空.导弹防卫系统的发展是为了保证美国军事主导没有挑战。

美国在伊拉克的单方面战争很显然是一种帝国主义越权。它在欧洲的伙伴兼敌人(特别是法国和德国)被证明更倾向于支持有规可循的联合国秩序。现在美国的“软实力”被进一步认识了,因为它在金融方面的不负责任性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显而易见。美国通过协调全球货币来重建其在经济领域地位的能力进一步受到了限制。

随着西方力量的联合,这些年来南南交易中出现了不可预见的情况。G7需要了解BRICs崛起的重要性,向G20求助解决了现在的全球经济危机。G20代表了一个充满前景的未来,来促进NIEO的建立。

随着第三世界公司以及国家发展全球战略来进入全球秩序,东西力量的平衡转变标志着帝国主义削弱的最后一个转折点。这进一步削弱了一些大国的垄断和他们的全球公司。

结论：展望未来

帝国主义过高估计自己的实力是左翼马克思主义者不该反映的。霸权主义还是居于主导,帝国主义力量还是能够从后退中恢复过来并占据主导,这的确如此。美国还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但是,在后战争时代,超级大国对世界事务的垄断从来没有完成过。一个多元化前进的力量,特别是第三世界的崛起和发展中世界的反战,和平运动,现在已经团结起来,已经逐渐有了影响国际事务的能力。

这些前进力量总的来说还是不够强,也没有足够的组织性来完全利用这次政治机遇。虽然它们在帝国主义力量恢复后被打压,但是它们的成就还是不容忽视的。

随着发展，和平和解除核武装越来越受到重视，G77，不结盟运动和国际和平联盟继续发展壮大着。对世界条约的解释还是有着深刻的争论，但是一些议事日程已经制定，为前进力量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原则。

显而易见，欧洲和日本都没有挑战美国全球霸权的能力，它们继续倚仗着美国的全球军事控制。但是欧盟的日渐强大是否会导致帝国主义内部新一轮的内讧？事实上，不论“帝国主义休战”是否是为新一轮的战争作准备，这是受世界格局影响的。帝国主义战争的目的不只在消灭竞争对手，而更重要的是剥削受压迫民族。现在，随着一个独立的第三世界的形成，帝国主义的选择受到了很大限制。虽然欧洲仍然受大国政治的影响，它经常促进关于发展与和平的世界对话。发达国家可能觉得与发展中国家合作的项目能为它们带来更多利润。

现在单极世界结束了吗？美国霸权在削弱吗？我们现在能看到一个建立在联合国之上的后帝国主义秩序吗？或者大国政治和军事干涉会继续存在吗？奥巴马总统能够重新组合帝国主义力量，利用“国际社会的民主”把欧洲重新定位到意识形态上的冷战，来反对俄罗斯和中国吗？

G7还能继续主导着世界经济秩序及其体系吗？现在的全球经济危机是否会带来新一轮的公司合并，进一步导致资本集中到极少数和大型的公司中去呢？地方主义是否会加强，这是否会导致更激烈的竞争或者一种新的世界秩序：建立在超地方主义公司以及为了和平和经济合作的政府间伙伴关系？全球资本是否会建立在多极发展的附属付款承诺系统之上，在这种系统中，金融真正为经济服务，协定贸易代替市场垄断？

展望未来，虽然我们有理由乐观，但是必须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正如这段短暂历史一样，我们进步缓慢，但是为了反帝国主义，争取和平，发展和稳定，我们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发展中世界和发达世界的前进运动越来越接近，国际发展和无产阶级运动并不只有一种声音，发达国家有组织性的无产阶级还没有达到为世界的进步发展说话的阶段。